凉的霜 暖的霜

阿果

霜降是秋天的压轴。霜降一过，秋天将拉上帷幕退出舞台。《二十四节气解》中说：“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意思是，豺狼会将捕获来的猎物先陈列后再食用；大地上的树叶转而枯黄掉落；蛰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安静地休养生息进入冬眠状态。此番种种，就好像霜降密码的载体，是大自然传递给我们诗意而玄妙的“电波”。

我身边，有热心好友罗列了古镇酥羊大面店攻略，发在朋友圈。“补冬不如补霜降”，这是江南人的习俗。一个个朋友几乎用同样的语气写道——这个必须转。这年头哪里还会缺吃的，但人生漫漫，总要用美好的事情来打发春秋。30元一碗的酥羊大面，团购只需23.9元。团上几份，时间不那么紧迫的早上，携家人一起去吃。所谓的补，如同寒冬到来之前，给身体查漏补缺搞好保卫。

霜降总会挨着重阳，登高望远，是我喜欢的健身运动。天清气爽，阳光宅心仁厚，走在茂密的森林公园，穿竹林，过山坡，享受城市绿化率的高百分比，嘴巴里唠叨的却是年少时爬过的草莽山岗。那山野，仁慈得像期盼儿孙回家的老人，恨不能把所有好吃的捧出来，宠宠孩子们。酸酸甜甜的山楂，随摘随吃；毛柿子，野板栗，一把竹钳进山，就不会空手回来。毛柿子摘回家，埋在谷仓一周就能酥软。野板栗呢，剜出后放饭镬里蒸，甜糯无匹，如今回想，那滋味仿佛还在齿颊间缠绕着……

唐代诗人刘禹锡说“我言秋日胜春朝”，再对不过。

晚稻也成熟了，正在颗粒归仓。

乡下的好友阿文来电，说昨儿收割了稻谷，你晚上来吃新米。阿文在乡下承包了两百来亩地种水稻，并陆续开发出由红香米、黑糯米、紫粳米等配比而成的“五彩米”，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年他还养上了稻田鱼。田畈里的管理房又做起农家乐，一步步成就自己的“鱼米之乡”。“可打下的谷子不都要晒干才能碾来吃吗？咋隔天就能吃上？”我疑惑道。阿文在电话那头冲我笑：“你太老土了，还晒谷子。”我听了纳闷。阿文卖个关子道：“你来就是了。”

傍晚，我满心好奇地赶到阿文田畈间的管理房。看到门前的地坪耸着个蓝色的庞然大物。满车斗满车斗的稻谷被倾泻入它张开的大嘴，然后被这大机器吸进塔样的身躯中。原来阿文今年买了稻谷烘干机，他激动地告诉我，这十多万的机器政府给补贴一半呢，以后作农业更有信心了。

晚上，香软的新米焖熟，洁白晶莹如珍珠般，冒尖地盛了，搭了几筷子碧油油的青菜，我就吃下了一碗。看我吃得满足阿文满脸堆笑。年过半百的他，鬓角也落满了秋霜，但脸上丝毫不见颓靡，是开朗、踏实和自足，因生活有希望、有奔赴，生命依然处于巅峰的盛年。阿文朗朗道：“改日酿了米酒来喝，还有年糕，天再冷点，都可以搞起来了。”

霜逼近的凉里，分明有丝丝的暖。霜降，不仅惜别秋，还饱含对冬天殷切的期盼。

亦俗亦雅看“封神”

陈茂生

继《哪吒》之后，动漫影片《姜子牙》再次执掌票房“牛耳”。有时心里思忖：那些在电影院看得如痴如醉的年轻人里，玩过“封神”相关游戏的不少，但看过那本当年被视作异端古书《封神演义》的，大概不多。

很多年前，看《封神演义》是件有点风险也很疯狂的举动。有时上学要检查书包，偏偏有愣头青把本应在家偷偷看的《封神演义》放进书包，还会把封面去掉粘上如《工农业基础知识》之类教科书封面，显然是“蓄意、公然”而为，所以没收再加劈头盖脑一顿训，顺便还叫家长来“竹笋烤肉”辅助教育下。

尽管那时红楼梦、三国、西游、水浒等不可堂皇陈列于书架，但能以鉴别“糟粕”的名义“批判”地一看再看；而《封神演义》本身文学成稍逊自然先矮一截，而且作者是谁还多有争议。根据藏在日本的明代万历年间一本《封神演义》卷二首页署名：“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所知，似乎是个遁世隐居在南京紫金山的“逸叟”所编。但此人身世既不见经传也没有略述，令众人觉得有点“大闸蟹乘飞机——悬空八只脚”吃不大准。结果就如歌里唱的“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封神演义》就只能与“黄色书籍”为伍。

光阴荏苒，很多年过去。如今年轻的动漫片作者硬是从一堆故纸中找到各种素材再加天马行空的思维，以“封神”为名的游戏、电视剧也绵绵不绝；塑造了惩恶扬善的哪吒、无所不能的姜子牙，以后还会捣鼓个啥惊艳亮相也未可知。年轻观众看到荧幕上色彩艳丽、线条飘洒，业界在琢磨怎么把票房再往高处拱拱，而上年纪的则在其中品味岁月更替，时光飞驰。

边看边聊

大浪淘沙后，“取舍”总是重于“对错”。关键就在《封神英雄榜》里的姜子牙所说：“命在通达，不守一术。”例如，楼上罗大妈家这几天有点闹腾。说起来也很简单，前几天“新姑爷”上门，论相貌浓眉大眼倒也可以，眼睛里有小血丝，说有时要熬夜。想如今上班族哪个不加班的？论经济也基本满意，工资近万。论职业，是啥子“联盟”运动员，全国比赛拿过奖，也算争过光的。于是，全家高高兴兴坐一起吃顿饭，就算是“进门”了。但在“老闺蜜”群一嘚瑟，就有贴己老姐妹“私聊”：你家“毛脚”怎是“打游戏”的？罗大妈疑惑地说，不对呀，明明是运动员呀，人家叮嘱一句再问问自家姑娘。回头一问，果然是每天在电脑前要打啥子联盟到半夜。女儿说“电竞”运动现在是国家认可的正经职业。说来说去，母女俩嗓门都有点高。

其实，做父母的总想搞定百年大计，为儿女的想把日子过得更多精彩。个中差异无关对错，但既说不服对方又没有前后左右腾挪，便可知要“通达”真不易。

姜子牙在渭水边“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愿者上钩，大智若大愚；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站上风口，猪也会飞，是当下人人都明白的事情。能孵化当红娱乐热点，读了又能悟出些哲理，一本《封神演义》雅俗共赏，不简单。

我与喇格纳小·学

殷国祥

读罢新民晚报2020年10月16日《85岁喇格纳小学弧形位移61.7米》，记忆深处的窗户被瞬间打开。我与这幢大楼的情缘已逾60年了。

这幢五层高、曲尺形的大楼最早是法租界里军警的营房，后来成了喇格纳小学，那是民国年间的事。学校北大门在崇德路43号，南大门位于浏河路50号，距我家百步之遥。五十年代，学校改名邑庙区二中心小学。校内有个不挂牌的托儿所，招收系统职工子女。其时母亲在邑庙区复三小学教书，我就借光当了托儿。每天早晨母亲送我到南大门后便匆匆赶去上课。我向门卫叔叔问了好，穿过大操场和主楼底层的风雨操场拐进副楼，爬上昏暗的螺旋形楼梯来到托儿所。教室里壁炉热水汀钢窗蜡地板，厨房间冰箱煤气墙地砖，卫生间里除了抽水马桶还有一个长着4只铁脚的大浴缸。孩子们常常溜进卫生间爬到浴缸里叠罗汉，上面哈哈笑，底下哇哇叫。

六十年代初，学校变为卢湾区三中心小学。那年夏天，我独自去三中心报名读书，登记结束后老师问了几个小问题，我都轻松作答，正得意时老师又问有否慢性病，我童言无忌，坦承幼时得过乙型脑炎。结果被贬去了济南路二小。六十年代末，三中心改为凌云中学，我成了里面的中学生，也算是故地重游，兴冲冲奔向副楼看当年的托儿所，却已改成图书馆，故旧不再，怅然若失。七十年代初，学校开建防空洞，我们一帮男生抡起十八磅大铁锤，奋力砸开映得出人影的地坪，挖土抬泥洒下青春汗水。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凌云中学竟又改回了三中心小学，再后来淮海路上的比乐中学迁移到了三中心，而三中心则迁移到了我的母校济南路二小……感觉有点绕。

这幢优秀历史建筑历经喇格纳小学、邑庙区二中心、卢湾区三中心、凌云中学、卢湾区三中心、比乐中学——轮回翻覆间写满了风雨沧桑。我期待着去拜望它并追寻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留在那里的点点滴滴。

自然界的雌雄

李彭源

休息天约上室友端俊，在农场与公社交界的河堤岸旁，采了一大摞又宽又厚的芦叶，趁着晚霞兴高采烈地扛着回宿舍。土路上遇见一位老农，知晓我们的意图笑了，说这是固堤植物江芦，没通常苇叶的香味；还教了识别芦苇雌雄的方法：雄的窄长、雌的阔板，宽肥的雌叶最佳。于是按照指点，我与好友亚才起早摸黑，骑车去了岛上最大的天然芦荡，长江之滨“老鼠沙”——如今的西沙湿地，在苇林中挑挑拣拣，只取苇秆顶上碧嫩的叶柄，透着股特有的清香，全是三到四指粗宽，又都是清一色的雌叶。

以后知道，天有乾坤，地有阴阳，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人分男女，动植物也有公母雌雄之分。《本草纲目》还有雌雄的专门别称。鸟兽的雄雌分牡牝，古书上称牡羊为羝或羖，牝羊为牂。牡猪曰豭，甚至去势之公猪曰猭，牝猪曰彘。雌犀牛为兕，音同四。蛇分雌雄，雄蛇胆大，雌蛇毒多，雌蛇比雄蛇味美。以细软物停蛇即能辨别雌雄：著上躁烧者为雄，不动者为雌。鳜鱼斑纹“明者雄，稍晦者雌”。蟹解壳，故曰蟹，雄者脐长，雌者脐团。

植物的雄株也可称牡，如牡麻。竹子也有雄雌之分，经验者说在没有受到人为作用的前提下，竹子主干第一个张着竹枝的竹节上，竹枝是两根的为雌性，一根即是雄性。而雄性竹不会孕育竹笋。李时珍考证，根上第一枝双生者，雌也，乃有笋；于竹根行鞭时掘取嫩者谓之鞭笋，江南冬月掘大竹根下未出土者为冬笋。

蔬菜也有雌雄。菠菜四月起苔，苔约一尺长，有雄雌之分：雄的茎上开着红色碎小花朵，许多花簇拥在一起；雌的形状像蒺藜籽，有刺。番茄雄的顶上有尖，或小突出，籽少肉多；雌的顶上平，切下是一包水，附带黄绿色的籽。农民称，茭白也有“公母”之分，根部这一节，短如半截大拇指是公，长的有一节中指长的是母。“母”的好吃，嫩而爽口。南瓜开花时有雌雄之分，不结瓜的是公花，也叫乔花，可以摘下炒菜，清炒看上去像炒鸡蛋，味道清香。

就是水果，讲究吃口者，必须要懂行能识别雌雄。如橘橙，脐眼凸出突起一个点的为雄，味道一般；凹进一个环的为雌，一般比较甜。再如生梨，雄梨肉质粗硬，水分较少，甜性较差，其外形像馒头，花脐处有两凸凹形，外表没有锈斑；雌梨肉嫩甜脆水分多，外形近似等腰三角形，上小下大，花脐处只有一个很深且带有锈斑的凹形坑。所以要挑选花脐处凹坑深的雌梨。“水果之皇”榴莲也是分公母的：整体看着很圆润，表面凹凸不平，晃动起来有声音的榴莲是母的，果肉含量多；长长圆圆，皮很厚的，果肉特少的是公榴莲。

凡此种种。细细琢磨，自然万物都有“雌雄”，可惜我们现代人，往往不辨。

章培恒先生二三事

毛荣富

章培恒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

1965年，章先生已是海内知名学者。由于他对李伯元作品的评价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而声名大振。有一次，我与另一同学和他谈起他此事，他只是说，主席日理万机，还注意到了我在光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真是不易啊。我们本想了解一些他写作此文的情况，而他却未说什么。据我所知，复旦有的教师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让主席看到自己写的文章。而先生对自己不事宣扬至此，则更让人敬重。见我们态度诚恳，他最后说了一句“学习写作，主要还是要多练多想。”此话，一直铭记吾心。

有一次，章培恒去拜访自己的导师蒋天枢。躺在病床上的蒋老师年事已高且又双目失明，学生来看他，未能招呼就座。于是，章培恒就一直站着跟他聊天。就在章培恒站着跟蒋天枢聊了两小时后，蒋夫人回来，见章培恒站着跟蒋天枢聊天，就说：“天枢啊，你怎让人家站着跟你说话？也不招呼客人坐下。”这时蒋天枢才幡然醒悟，惊讶地说：“怎么？培恒，这么长时间你竟然一直站着的？”章培恒看起来似有点机械刻板，但由此事也可看出他为人处世的实在诚恳以及对师长内心的敬畏。

纳西民居

水彩 荣德芳

章先生面容清癯、平时少言语，看似不好接近，其实很有人情味。他家住在四平路大连路上，我曾去过多次。记得第一次是为了稿子的事，这是个星期日。有家报纸向他约稿，因为忙，他便交由我来写。快到发稿时间了，这天我去他家是作最后定稿。到了他家，我就后悔了：怎么能在吃饭时候来打搅老师呢？太冒失了！老师见了我，十分热情，招呼我坐下。一会儿，他也来坐下，看起稿子来了。不久，家中来人，说是送面条来的。——原来，是附近一家面馆的伙计。章老师见我还未吃饭，就让这家面馆送一碗面来。他说，他们已经吃过了，让我吃，还笑着说，别感到不好意思啊。你吃你的，我看我的。看完了稿子，他感到满意，“不错，不错。下午我就可以寄走了。”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碗面是爆鱼焖肉面。

很快，文章见报了。我明明记得，文章的署名是我亲手写上的：章培恒、毛荣富，而发表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手捧报纸，写作此文的全过程还历历在目，其中先生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啊。

旅游

七夕会

与人民币同框

杜祖德

桂林，是我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之一。我年已七旬，又是单人出行，加上对手机的操作属于“低能”，最终选择参团桂林游。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甲桂林”，这是童叟皆知、耳熟能详的名句。但身临桂林后增添了“兴坪风景是精华”的新句。兴坪最有名的，就是拥有2005版20元人民币背面的实景。

游时正值早季。漓江水清缓静，波平如镜，是看群峰倒影的最佳时节。明净若镜的江水幻化出一种山托水、水浮山、“无水无山不入醉”的神秘境地。随着游艇缓慢地在进行，人就像徜徉在一幅连绵不断的大自然画卷之中。沿岸的青竹丛碧翠欲滴，浓荫装扮的群山高低起伏伴水伸展，靓丽景色时隐时显。

当人们分散站船头、依偎舱窗，沉酣在这幅山水画中时，突然导游急促地招呼大家快上船顶甲板，去眺望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风景！

大家不约而同地快步沿梯登顶，目光齐刷刷地顺导游指的方向望去。在没有参照物印证时，乍看过去还是那一路看到、曾似相识的桂林山水。待旅客中有备而来的人拿出20元的人民币与实景相对比，当即一目了然。于是便进入拍照留影的阶段。当然是“有钱的”优先，拿出它的人可以从容地把它展开在手指间对照实体来拍，其他的人则依次借钱拍照来共享。

用手展钱拍摄的照片欣赏起来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你想啊，摄出的画面实景和币上的图案是吻合了，但就是一只手在展平人民币票面叉开的二个手指形态。这仅证实了有人在桂林此地照了帧相，他是谁？又如何证明是你？背后景、正面人、手中币要同出现在一张照片里，似乎不可兼得。这时见有对情侣背对山水正在拍正面照。受其启发，可用手将钱拿到胸前去同照！小情侣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只见两人各举一只手亲密勾肩，另只手则共携那张人民币置放在胸前，边上看的人都说这样好。船上的游客也纷纷效仿，掀起拍摄的小高潮。

我也不例外，圆满“打卡”。